

DOI: 10.13288/j.11-2166/r.2016.11.023

张仲景针灸禁忌探析

徐满成¹, 何新慧^{2*}

(1.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临床医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201203; 2.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摘要 通过对张仲景烧针、温针、灸法禁忌及因误治而致变证各类内容的分析, 结合《黄帝内经》针灸禁忌内容, 发现《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主张对各类表证、热证和一切津液不足、阴血亏少、阳气虚弱者均应慎用烧针、温针、灸法及其他火疗法, 体现了张仲景反对盲目使用温针、烧针、灸法等火疗法的思想。另外, 张仲景提倡辨证应用火疗法, 如在烧针致变证、阳气郁热而四肢厥逆等情况下可适当使用艾灸法。

关键词 张仲景; 伤寒论; 金匱要略; 火疗法; 灸法; 针灸禁忌

在《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有多处烧针、温针、灸法禁忌及误治而致变证的记载, 体现了张仲景时期的针灸治疗特点, 同时说明张仲景十分重视针灸禁忌证的辨别, 以免误治导致不良后果。今作初步探析, 以就正于方家。

1 张仲景针灸禁忌证分析

1.1 实热证

张仲景认为, 实热证一般不宜用烧针、温针、灸法, 如《伤寒论》第 115 条曰“脉浮热甚, 而反灸之, 此为实。实以虚治, 因火而动, 必咽燥吐血”^{[1] 50}。因为灸法多用于治疗虚寒证, 而此证脉浮, 提示里热盛, 误用灸法会使邪热因火而动, 引发变证。又如第 221 条为阳明病经腑同病, 曰“若加温针, 必怵惕, 烦躁不得眠”^{[1] 74}。原因在于此证阳明经腑俱热, 如果再施温针, 则热邪更盛, 耗伤阴液, 而热扰神明, 心失所养, 故见怵惕、烦躁、不寐等症状。《金匱要略·果实菜谷禁忌》曰“饮酒, 大忌灸腹背, 令人肠结”^{[2] 102}。酒有热性, 酒客多为湿热体, 故张仲景指出酒后忌灸腹背, 以免两阳相灼, 导致大便闭结等不良后果。

1.2 表证

太阳表证一般用汗法, 使病邪随汗外出而愈, 而用烧针、艾灸则使表邪化热入里, 引起多种变证。《伤寒论》第 116 条曰: “……脉浮, 宜以汗解, 用火灸之, 邪无从出, 因火而盛, 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 名火逆也”^{[1] 50}, 指出脉浮之表证应该采用汗法治疗而非灸法, 原因在于火灸使阳热内遏,

表邪无从出外, 化火入里, 壅遏气血而成痹证。

具体到太阳表证之伤寒、中风、中喝, 张仲景各有论及。如《伤寒论》第 119 条曰“太阳伤寒者, 加温针必惊也”^{[1] 51}, 此处太阳伤寒证当汗不汗, 邪无出路, 又误用烧针, 则表邪入里扰动心神而惊。《伤寒论·不可汗》曰“伤寒发热, 头痛, 微汗。发汗, 则不识人, ……加温针则衄”^{[1] 136}, 此条症状从“伤寒发热, 头痛, 微汗”八字来看, 应为太阳中风证, 治疗上宜用桂枝汤解肌发表, 不能使用峻汗之剂, “加温针则衄”原因在于误用温针使表邪化火, 熏灼鼻络而衄血。《金匱要略·痉湿喝》载“太阳中喝者, 加温针则发热甚”^{[2] 10}, 太阳中喝因暑邪入侵而作, 而暑为阳邪, 如加温针则热性更甚, 津液受损则发热更甚。

1.3 虚证

其一, 营阴虚者。《伤寒论·辨脉法》曰: “荣气微者, 加烧针则血流不行, 更发热而躁烦也”^{[1] 24}。患者本已营阴微弱, 再加烧针损伤阴液, 则见发热、躁烦等症状。《伤寒论》第 116 条曰: “微数之脉, 慎不可灸, 因火为邪, 则为烦逆, 追虚逐实, 血散脉中, 火气虽微, 内攻有力, 焦骨伤筋, 血难复也……”^{[1] 50}, 阐述了脉微数之虚热证慎用灸法的机理, 即本有邪热在里, 再被火灸, 则邪热更盛, 耗伤阴血。《金匱要略·痉湿喝》曰: “痙病有灸疮, 难治”^{[2] 7}, 联系其他条文可知, 痙症多由过汗、误下伤阴所致, 病机在于阴液耗伤, 筋脉失养, 如痙病患者又见灸疮, 说明曾经用过峻烈灸法, 阴液受损, 且灸疮久而不愈多是气血不足之兆, 故预后不佳, 断为“难治”。

* 通讯作者: hexinhui2003@aliyun.com, (021) 51323014

其二，阳虚者。《伤寒论》第 29 条论述汗法误治后阳气已伤者的救治，指出如再加温针取汗则阳随汗脱，故需要用四逆汤急救回阳。

其三，汗、吐、下后损阴伤阳者。汗、吐、下法均易伤阴，过汗又能伤阳，如再加烧针、艾灸则阴伤或阴阳两虚，而邪又未去，终成坏病。故张仲景强调汗吐下后不宜再用烧针、艾灸等法。

《伤寒论》第 16 条分别为太阳病发汗后又误用吐、下、温针等法，导致病邪入里，发热不退，形成坏病，即变证。类似的如第 267 条是汗吐下及温针所致少阳坏病。《伤寒论》第 118 条论“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的治疗^[51]，此为下后伤阴，又用烧针过汗伤阳，症见烦躁，故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温通心阳，重镇安神。第 153 条“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润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60]。太阳病发汗后又误用下法，致表邪入里结为痞证，如再误用烧针伤阴，则致筋脉不濡而致面色青黄、肌肉润动。

2 张仲景针灸禁忌思想探析

《伤寒论·伤寒例》曰：“……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其三十六，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为灾，并中髓也”^[22]，这是张仲景对针灸禁忌的纲领性论述。在《伤寒论》《金匱要略》中烧针、温针、灸法误用者有多处论述，体现了张仲景的针灸禁忌思想。

2.1 反对盲目使用温针、烧针、艾灸等火疗法

《伤寒论》《金匱要略》中针刺误用少而火疗变证多，这也从另一侧面提示张仲景时期火疗法的使用可能较针刺法更为广泛，以致医家使用不当产生变证的情形也更为多见。张仲景的针灸禁忌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表证应慎用烧针、温针、灸法及其他火疗法，以免引导表邪入里化热。其二，热证慎用火疗，以免邪因火盛，耗气伤津。其三，一切津液不足、阴血亏少者均应慎用烧针、温针、灸法及其他火疗法，以免温热灼伤阴液，加重阴伤，甚至损阴及阳。其四，阳气虚弱者兼有表证，不可妄用烧针、温针、灸法及其他火疗法来发汗，以免过汗再伤阳气。

2.2 张仲景对火疗法的恰当运用

张仲景用大量条文介绍火逆证，强调表证、热证及阴血亏虚者不宜用火疗法，但并不全盘否定火疗法，如《伤寒论》第 117 条记载烧针后引发奔豚

者用灸法与桂枝加桂汤治疗。从上下文来看，此处也是伤寒表证误用烧针取汗又顾护不当，导致寒邪入内诱发奔豚，故选用灸法温经散寒后，再用桂枝加桂汤平冲降逆，并不因为烧针的诱因而放弃火疗法。又如第 349 条阳厥证可见脉促等热象，但张仲景亦不放弃火疗法，使用艾灸宣通阳气而厥冷尽去。可见针灸虽有禁忌，但并非僵化教条，而应该客观、灵活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2.3 张仲景针灸禁忌与《黄帝内经》针灸禁忌的区别

张仲景针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人的影响，其“序文”提到自己“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1]。这些典籍目前仅存《素问》《灵枢》（即《九卷》）和《难经》（即《八十一难》）。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张仲景针灸理论与《灵枢》《素问》《难经》三部经典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针灸禁忌方面，《黄帝内经》关于刺法禁忌的记载较多，《素问·刺禁论》专门论述刺法禁忌，《灵枢》的“官针”“始终”“热病”等篇也散在记载了刺法禁忌；但对于灸法等火疗法的禁忌，《黄帝内经》仅有散在几处，如《素问·奇病论》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又如《素问·腹中论》曰“帝曰：善。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则瘖，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瘖，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可见《黄帝内经》《难经》成书时期，医家对于针刺风险已有一定思考，但还没有认识到艾灸等火疗法可能带来的危害。《灵枢·官能》甚至提出，“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可以推断，这样的认识水平造成张仲景时期火疗法的大量使用，从而出现诸多火逆变证甚至坏病的病例。而张仲景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详尽的论述，其针灸禁忌证的辨析思想和方法值得后人学习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仲景. 伤寒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 [2] 张仲景. 金匱要略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收稿日期: 2015-10-19; 修回日期: 2015-11-20)

编辑: 黄 健